

致敬这份执着与热爱

■ 倪会智

我们热爱土地，不仅因为它能生长出结实的庄稼，也因为它能孕育出饱满的灵魂。

好的文艺作品，无一不来自土地，来自土地上的人群，因为那才是最真实的生活。读季栋梁的《西海固笔记》，最真实的感受就是，文字只有来源于生活，才能动人心魄，才能充满力量。

曾和一位90后短视频创作者交流过，他的团队主做抖音上的短剧，每集10分钟左右，让我给写剧本。我说写什么，他

说写霸道总裁爱上灰姑娘，写富家千金爱上穷小子，写一夜暴富，写一夜成名，这些元素越集中流量越高。我不是不得要领，只是觉得这种闭门造车实在太难。是的，有的人善于虚构想象，有的人善于脚踏实地，并无可厚非。

但是有一点，对于一位创作者，享受创作过程才有意义。采访中，季栋梁说，他觉得深入乡村“吃苦”比坐在办公室里冥想要快乐太多，让皮鞋数

上尘土，让衬衣染上草绿，向农人讨教生存的智慧，在乡人的话语间捕获灵感，俯仰间天宽地阔，实在是很愉快的事儿。正因为有了这种完全的下沉，才有了《西海固笔记》饱满丰盈的内容。

离大地越近，情感也越纯粹真挚。如果不是出于对西海固这片土地上人群的热爱，又哪来书中那些绵密的情节、那些多姿多彩的人物、那些生动有趣的语言呢。热爱，让季栋

梁真正俯下身去。

纵观我们的身边，那些在平凡岗位上享受创造的人，无一不对生活保持着热爱。他们有一线工人，有大学生村官，有科技工作者，有致富带头人，他们向大地、向生活虚心请教，不急不躁，乐在其中，最后收获果实。他们呈现出来的“作品”，和《西海固笔记》一样，可能不华丽但足够动人。

向这份执着与热爱致敬！



季栋梁

（上接03版）

肥沃的土地
更能长出好庄稼

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评价说：“宁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，这里是文学宝贵的粮仓，文学是这块贫瘠土地上的最好庄稼。”

苦难似乎是宁夏文学的一个标签，从“两张一戈”到“三棵树”“新三棵树”，再到宁夏文学林，书写苦难的作家确实不少。

季栋梁的《上庄记》《海原书》《苍声》《锦绣记》《野麦垛的春好》《半坡典故》等作品，表达了自然环境带给人们生存的苦难。他在《西海固笔记》中写到，西海固的贫穷之所以闻名遐迩，和“西海固文学”之发达不无关系。当然，这个逻辑恰恰相反，西海固的贫穷为“西海固文学”提供了创作素材，因而“苦难”才会成为“西海固文学”的传统。

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，也带来“西海固文学”的新变化——从过去书写贫穷和苦

难，到如今展现西海固新风貌，《西海固笔记》的出版，也给这种转型带来启示。

比如书中写到，季栋梁在路上碰到一个唱花儿的老汉，多年以来，花儿在人们的记忆中都是唱男欢女爱，唱日常生活，但是在新时代唱花儿的人唱出了新内容，比如“昨儿才发了低保，今儿又发敬老了”。西海固人对历史变化的自豪感、创造力、幸福感、获得感，皆通过这些普通人的变化表现了出来。

复旦大学来宁支教的冯艾，失去双腿但通过植树让自己真正“站立”起来的李志远，介绍西海固水利时先脱口而出宋朝大诗人杨万里《麦田》的李处长，甚至养鱼的、种蘑菇的、打水井的……这些人身上焕发出来的力量同样让人感动，这既源于党和政府的关怀扶持，同时也

是在创造历史的时代氛围中自内心焕发出来的。

“西海固脱贫的时候，我充满了自豪感，书中的西海固人很有尊严，很有文化仪式感。西海固因为贫困而出名，贫困和苦难也磨砺着西海固人的性格。如今西海固终于从贫困中走了出来，但我希望西海固人的性格，不要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。新时期，西海固精神的传承更值得书写。”

福克纳说过，每个作家都有“像邮票大小的故乡”，这枚“邮票”，作家永远写不枯竭。对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，季栋梁认为：“我们要真真实实地写西海固，因为西海固山乡巨变，去写这个时代背景下西海固的乡俗民风、文化积淀、历史传承，同样也能让宁夏文学有好的辨识度。肥沃的土地，更能长出好庄稼。”